冊府元龜

卷之百九十
至三

1 3
849
66

明 4 3
849
66

宋版印書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校釋

閏位部 一百九十

姿表 智識 聰察 器度 才藝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是以八彩重瞳表唐堯虞舜之異龍顏日角彰漢高光武之奇大勲既協於天人純粹必形於體貌自繼統之外代有其君至若姿

表端莊神明爽邁方頤大口龍顙鐘聲或貴兆巳形
致異人之默識或天光峻發使外國以仰觀亦有瞻
顧非嘗眉目如畫挺神仙之骨格儼鸞鳳之儀容若
加之以才智辯明器度雄遠皆可亞眞人之奇表紹
有國之基局也

秦始皇蜂準蜂一作隆長目鷙膺豺聲

蜀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視見其耳

吳武烈帝孫堅容貌奇絶

大帝方頤大口紫髯長上短下漢末劉琬能相人見
大帝兄弟曰孫氏兄弟雖各才智明達然祿祚不終
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嘗有大貴之表年又
最壽爾試識之

宋高祖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晉世桓玄篡位從
兄撫軍將軍循在京口以高祖爲中兵參軍從循入
朝至建業玄宿憚高祖威名又悅高祖之風儀姿貌
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卿乃不得獨擅其清或說玄曰
劉裕能行虎步瞻顧不凡恐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
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非裕莫可付大事待關隴平
定然後當別議之耳桓玄謂王謐
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嘗盖人傑也

文帝年十四身長七尺五寸

孝武帝少機頴神明爽發

前廢帝蜂目烏喙長頸鋭下

順帝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爲神人

南齊高帝姿表英異龍顙鐘聲長七尺五寸鱗文遍體

梁武帝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嶽虎顧古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無影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初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簡文帝方頤豐下鬚髯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

元帝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又云帝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

陳武帝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

文帝美容儀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

宣帝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有勇力

北齊神武帝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

文襄帝年十三神清雋爽便若成人

文宣帝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踝

孝昭帝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

武成帝儀表環傑神武爲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

後主美容儀

梁大帝山庭月角舜目堯眉鸞鳳之姿自然也

末帝美容儀

智識

真人未興雄才間出雖統乎舊物尚閟於皇階而式遏横流頗關於讖象其或智參妙有識亮機先變而能通謀無遺謂稽成敗於度内權禍福於彀中爍書史而可觀騰風嶽於無際豈惟人謀允協俾黎獻之宅心將亦天險未夷假雋賢而授手取其成算著之於篇

蜀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周瑜字）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孫權字）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先主歎息曰孤時急危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諸葛亮字）諫孤莫行其意獨然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此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途非萬全之計也

吳孫堅漢靈帝末爲別部司馬時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悔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後靈帝晏駕卓擅朝政橫恣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

大帝父堅亡兄策起事大帝嘗隨從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劉備定蜀大帝以備已得益

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大帝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耶遂置三郡長史分荆州東西

嘉禾四年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鸜鵒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大帝曰昔惠施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予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子邪

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赤烏七年步騭朱然等上疏曰自蜀還者咸皆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大帝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

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甚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大帝所籌

朱異爲楊武將軍得魏將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大帝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

景帝時諸葛恪爲孫峻所殺後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冲以爲不應帝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王欽若等按諸葛恪傳遣衆出軍無功而還受托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爲是遂寢

宋高祖時毛循之父璡爲梁州刺史爲譙縱所殺循之西討不克後遣朱齡石伐蜀循之固求行高祖慮循之至蜀必多所誅殘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

梁簡文帝年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著美特爲高祖所愛焉

北齊神武帝以杜弼爲大行臺郎中弼以文武在位

罕有廉潔言之於帝帝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嘗相招誘（黑獺後周文帝也）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網法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

文襄帝爲渤海王世子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折無不中禮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

文宣帝少有大度志識沈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

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正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外內清淨莫不祗肅至於軍國幾務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畧

廢帝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

孝昭帝自居臺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

牧人物雖后父位尊亦待遇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聰察

夫表微之監禮經實著於嘉猷辨惑之鑑先聖嘗形於善答苟甄明之或爽將邪正以罔分是以南面之君嚮明而治必資睿哲以懋丕圖曆數或屯餘閏斯作逖觀敏識咸契言機知臣者有則哲之明擿伏者無非辜之舉雖謳謠獄訟顧寶命之未融而博達聰明諒簡書而可挹

蜀先主定益州以李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

吳大帝年少時兄策使呂範典主財計帝時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大帝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大帝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後範爲揚州牧性好威儀時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大帝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子衡呂範字公苗賀齊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

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廢帝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帝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帝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帝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一云廢帝使黃門以銀椀并盞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帝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官中莞席官莞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復問黃門具有伏即於曰前加禿鞭斥付外署

宋文帝時孟顗爲會稽太守謝靈運以侍中退居郡中頗輕顗所爲遂搆讐隙顗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靈板上言靈運馳至京都詣闕上表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加秩中二千石

孝武帝時王玄謨爲雍州刺史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帝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

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帝具陳本末帝知其
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
南齊太祖初爲齊公時四貴輔政員外郎干彬謂太
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
代哭刻管蹔鳴死滅族尸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
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刻管簫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
作此
武帝永明元年謝超宗既賜死明年超宗門生王永
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世祖疑其虛妄
以才卿付廷尉辨之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
梁高祖時劉之亨爲湘東王行臺丞嘗督衆大致克
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
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
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强僧裔曰外間論
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
拜
北齊神武爲東魏大將軍時李密爲襄州刺史侯景
外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帝以密從景非
元心不之罪也
文襄帝爲東魏大將軍時宋遊道爲高隆之等所誣

是時朝士皆忿謂游道不濟而帝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眞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帝使元景康謂曰卿蚤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畧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

梁太祖開平中晉州汾西縣百姓蔡奉言論本州游奕將李建不法一十二事帝覽奏曰李建職司防察事極重難若狥愛憎便罹刑網則何以委用邊吏因命奉言移貫內地

夫所享厚者其量必大所圖廣者其志必遠況據偏方而鼎峙承間邑而瓜分建元改號開國承家故有英異之姿發於經綸之際宏遠之度存於聽斷之間不爲疑駭而變聳不爲喜怒而改色使仇敵不能以計撓臣下不得以智闚厭服賢豪容畜民衆所以能成其基業者其蘇是矣

蜀先主微時舍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重如小車蓋先主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喜

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既爲益州牧時馬超來降先主待之厚超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刃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立也乃大驚遂止不復呼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先主

吳大帝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

齊太祖少沉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一云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嘗有四海之心）

察謀以威嚴得重

梁簡文帝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慍色

陳高祖少倜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所推服

宣帝少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

北齊神武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

文宣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神武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妓僞攻之文襄等怖懼帝

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神武爲東魏相國既薨猶秘凶事衆情疑駭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及文襄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若繕斬群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有不便者咸蠲省焉

孝昭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

梁太祖多大畧慨弘遠度合於霸王之道

才藝

夫以宣尼將聖之資不忘於鄙事姬旦事神之旨自謂於多才挹遺籍之芳風亦先民之懿範矧或彌綸百揆總制萬機而能濬發清衷旁精曲藝雖人君之度豈獨在茲然天縱之能蓋其餘力傳諸汗簡有助徽音

宋高祖初不能書劉穆之謂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所書一紙不過六七字

文帝善隸書

孝武帝雄決愛武長於騎射

後廢帝凡諸鄙事過目即能鍛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韻

南齊太祖工草隸書奕棊第二品

鬱林王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勑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

梁高祖有文武才幹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

元帝於岐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璽之遇刺之及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李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

後梁後主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陳高祖淑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所推服

宣帝有勇力善騎射

東魏孝靜帝力能挾石獅子只踰墻射無不中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隙章黃國壽校釋

閏位部一百九十一

立法制 政令

夫有國家者曷嘗不制事典立軌度因時變而建民極者哉嬴秦之世多所改作洎南北迭王以訖于梁亦復損益前訓有所更創斟酌物宜於焉垂法蓋以

申畫一之文著惟行之令一統類而嚴紀律也史氏所記咸得而徵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而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眞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二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及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吳大帝時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議立制胡綜以爲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自此遂絕

宋高祖永初元年七月辛酉詔曰反叛淫盜三犯補治士本謂事三犯終無悛革主者頃多弁數衆事合而爲三甚違立制之旨宜更申明

八月詔曰諸處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今可悉停
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
者亦宜同停
閏八月詔曰主者處按雖多所諮詳若衆官命議宜
令明審自頃或總稱參詳於文漫畧目今有厝意者
皆得指名其人所見不同依舊繼咨
三年三月制限荆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
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
兵士不在此限
孝武帝即位初置殿門及上閤門

孝建元年江夏王義恭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
曰臣聞份懸有數等級異儀珮笏有制卑高殊序斯
蓋上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
借侈繇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
稍與事曠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
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品備
式之律以定損益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
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輙因暇日共
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
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照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

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
假春秋明誡是以上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
親必罪降於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
於王公達於衆庶上下無辨民志攀一義恭所陳實
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
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幡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
殿及夾侍國師傅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傅令不得朱
服舉不得重棡部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貍
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
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着袿衣不得裝面冬

會不得鐸舞柸柈舞長蹻透狹舒劒博山緣大撞升
五按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着緄
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
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
從下官而已諸鎮嶂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
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
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
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喪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
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軺車不得油幢乘舫皆下
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施油帳鏘不

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

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授停駐

大明元年三月制大臣加班劒者不得入宮城門

二年十二月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

六年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

七年四月詔曰自非臨軍戰陣一不得專殺其罪甚重辟者皆如舊無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

五月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勤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長沙王道憐孫祗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

沈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後輕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明宗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

居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三年制太子乘象輅

六年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衮冕九章衣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十月詔曰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誇衒罔顧大典可明爲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侈勑諸王納妃上御史六宮依禮正棗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而已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子以師禮敬少傅

梁武帝天監三年都令使王謹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爲乖禮何佟之等奏按禮國門在皐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爲太遠宜以六門爲斷詔曰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致齊日去廟二百步

新洪

北齊文宣帝受禪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殊異婚姻葬喪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

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銀婢妾衣羅綺始以
剏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
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
條式使儉而獲中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詔在京百司及諸軍州縣印
一例鑄換其篆文則各如舊
八月詔曰朝廷之儀封册爲重用報勲烈以降隆榮
固合親臨式光典禮奏章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封
册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稱朕意焉
九月勑以近年文武官諸道奉使皆於所在分外停
任踰年涉歲未聞歸闕非唯勞費州郡抑且侮慢國
經臣節既虧憲章安在自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南安
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任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許任二
十日荆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任十日其餘側近不過
三五日凡來往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
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奏聞如或有違
當行朝典命御史點簡糾察以儆慢官
二年七月帝曰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
大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
司使以降祗許用銅冀定尊卑永爲條制仍令執法

官糾察之

八月兩浙錢鏐奏請重鑄換諸州新印

三年七月勑大內皇墻使諸門素來未得嚴謹將令整肅須示條章宜令控鶴指揮應於諸門各添差控鶴官兩人守帖把門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並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昇擡至內門前準例令黃門殿直以下昇進輒不得令諸色一人到千秋門內其章善門仍令長官關鑰不用逐日開閉是日又勑皇墻大內本尚深嚴宜禁諸門豈宜輕易未當條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無常且公私之不便須加鈐轄用戒門間宜令宣徽院使等切准此處分

八月勑建國之初用兵之罷諸道章表皆繫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其諸道所有軍事申奏宜令至右銀臺門委客省晝晷引進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館准例收接

十月勑司門過所先是司門郎中員外郎出給令以冦盜未平恐漏姦詐令宰臣趙光逢專判凡諸給過所先具狀經中書點簡判下即本判郎官據狀出給

四年正月勑公事難於稽遲居處悉皆遥遠其逐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及篆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並宜輪次於中書側近宿止

四月帝過朝邑見鎮將位在縣令上問左右或對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盜耳且鎮將多是邑民柰何得居民父母上是無禮也至是勑天下鎮使官秩無高卑位在邑令下

九月勑魏博管内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宜係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議者曰唐朝憲宗時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命者以奪刺史格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且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姦豈能據一鼎而判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卒隸收管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吏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裔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十一月乙巳詔曰關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況天下未息兵民多姦改形易衣覘我戎事比者有諜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今海内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姦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其司門過所先須經中

書門下點簡安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縣頭重
冀絕姦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衛御史臺各加
鈐轄公私行李復不得帶挾家口向西其襄鄧鄜延
等道並同處分
五年二月詔左右金吾大將軍衛制官各奏事
乾化元年五月詔左右銀臺門朝參諸司使庫使已
下不得帶從入出入親王許一二人執條牀手簡餘
悉止門外闌入者抵律閤守不禁與所犯同先時門
通內無門籍且多勲戚車騎衆者尤不敢呵察至是
有一客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隔
末帝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令
御史臺點簡各從正衙退後便於中書門下公參辭
謝如有違越具名衙聞奏應面賜章服仍令各門使
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勑後方可結入新銜

政令

漢高帝伐秦繼周以火承木說者謂秦爲閏位而蜀
吳宋齊暨乎朱梁厥義均矣其立政其施令出於君
而被於民者或適一時之宜或爲子孫之法載於方
策亦有可觀然而史遷紀秦陳壽志吳蜀其事多畧
宋齊而下乃章章焉古人有言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若臀休東昏之時雖有改令顧其治何如哉

泰始皇十六年九月初令男子書年

三十三年初縣禁不得祠

蜀後主建興二年春閉關息民

吳大帝黃武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

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憫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

下州郡有以寬息

嘉禾三年正月詔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

寬諸逋勿復督課

太元元年十二月詔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即位詔曰夫銘功紀勞稱則

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之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

載世路逋邅戎車歲動自東徂西靡有寧日寔賴將

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外迄用有成威靈遠著寇

逆消蕩遂當揖讓之禮猥享天人之祚念功簡勞無

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慶其酬賞復除之科以時

論舉戰亡之身厚加賻贈

七月丁亥詔原放刼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徙家並

聽還本土又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悉委都水別量

臺府所須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即時裨直不復更

責租民求辨又停廢虜車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
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征關雒殞身戰場幽沒不反
者贍賜其家
二年正月丙寅詔斷金銀塗巳卯禁喪事用銅釘
四月巳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
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不在此例
文帝元嘉四年三月壬寅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
屬冒陽令諸葛闡之之議也
八年三月戊申詔曰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
給百度尚繁宜存簡約共應事實內外可通共詳思
并令節儉
十七年十一月詔曰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
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諸如此比
傷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免如有不便即依
事別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主者明知宣
下稱朕意焉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七月辛丑詔曰百
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守文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
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
不關實嚴爲之禁供御服膳減除遊侈水陸捕採各

順時月官私交市務令優衆其江海田地公家規固者詳所開弛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孝建元年正月戊申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嘗道內難甫康正訓未洽衣食有仍耗之獎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衛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賢啟穴大殷季年朕每側席疚懷無忘鑒寐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勤盡地利力田善畜者所在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爲其格四方季秀非才勿舉獻荅允值即就銓擢若止無可採猶賜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虛竊榮薦遺還田里加以禁錮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自項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謂衆材成構群能濟業者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覈勤惰嚴施賞罰

大明二年閏十二月庚子詔曰夫山處嶠居不以魚鼈爲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爲常典枉幹瑾琨負土作貢積羽群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寮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辨產殖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睽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

七年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

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奸豐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七月丙申詔曰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錮有司嚴加簡糾重明舊制

八年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伏自防悉勿禁

前廢帝以大明八年閏五月即位六月辛未詔曰朕以眇身夙紹洪業敬御天威欽對靈命仰遵凝緒日鑒前圖寔可以拱默守成貽風長世而實位告始萬寓改屬惟德弗明昧於大道思宣睿範弘茲簡恤可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典令寄文繁而傷治關市征稅事施一時而姦吏舞文妄興威福加以氣緯殊方偏頗滋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事不須廣彫文篆刻無施於今悉宜弁省以酬民願蕃王貿貨一皆禁斷外便具條以聞

明帝泰始元年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虞置制蝝夭不收川澤產育登器充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尚本損華務實宜循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

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

六年十二月癸巳以邊難未息制父母陷異域悉使婚宦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詔曰自盧井毀制農桑易業鹽鐵妨民貨鬻傷治歷代成俗流蠹歲滋思拯遺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太官池塞宜停稅入

五月辛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嘗制頃世道艱險浸以成俗且長逋逸開罪山湖是爲黥刑不辱亡竄無咎自今以後可斷衆募

二年四月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有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標供設合巹之禮無虧寧儉之儀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武帝永明七年詔曰春頒秋歛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邇兆民所以允殖鄭渾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

戶口殷盛今產子不育雖炳嚴禁比聞所在猶或有之誠復禮以貧殺抑亦情繇俗澹宜節以嚴威敦以惠澤主者尋舊制詳蠲卹之宜務存優卹

永明中勑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

梵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詔詢訪獄市傳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主者詳爲條格

海陵王即位詔曰周設媒官趣及時之制漢務輕徭在休息之與所以布德弘教寬俗阜民朕君制八紘志敷九惠而習俗之風爲弊未改靜言多慍無忘婚嫁宜嚴更申明必使禽幣以時摽梅良會

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蔡二有私累數朔又廣陵年嚴逋出千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抑亦苞直是育今並可長停別量所出諸使材長路都防城直縣爲劇尤深亦宜禁斷

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薄絲花錦綉履之禁

明帝建武元年詔曰頃職之吏多違舊典存私害公實興民蠹今商旅稅石頭後渚及夫鹵借債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即符斷主曹詳爲其制憲司明

加聽察

十月詔曰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先新可悉停省

十一月詔曰邑宰祿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貢亦爲勞費自今悉斷

東昏侯初即位詔辨括選序訪搜貧屈

永元元年詔研策秀孝考課百司

梁高祖初爲南齊大司馬錄尚書事下令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世權移於下事等曹公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固山護澤開塞之機養成小醜直道正

系擁抑彌年懷怨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已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泣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簡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天監元年詔曰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寔繇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者拘牽准以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依元熙舊制

四年正月丙午省鳳皇御書伎

六年正月己卯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己凶荒疾
厲兵革水火有一於斯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
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長
蒙寧息不得爲朕祈福以增其過時班遠邇咸令遵
奉
九年五月己亥詔曰朕遠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
群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
無以備茲覩自今臺閣省府州縣鎮戍維有職僚
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
十五年正月己巳詔曰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
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繇此作頃因葦之公
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
以訏旒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
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絜可稱或侵
漁爲蠹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隄防勿
有不循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偃
減舊格
十七年正月丁巳朔詔曰夫樂所自生含識之羣性
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矜此庶民無忘待旦亟弘生
聚之畧每布寬恤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

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繇巢窟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使居無曠土邑靡游民雞犬相聞桑梓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著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於親屬即爲詣縣占請村內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還有所託凡坐市肆諸職割盜褻減應被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不得頓相兼并遁叛之身罪無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爲之條格或使知聞

普通三年五月詔四方民所疾苦咸即以聞

大同五年三月己未詔曰朕四聰既闕五職多蔽晝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有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即皆時言勿得欺隱使有怨訟當境任失而令而後以爲永準

六年八月辛未詔曰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

間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嶽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薄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掌其軍機要切前須詔審自依舊典

七年十二月壬寅詔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爲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獸而傳翼楊阜以是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問訝求取高端或供廚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軍稱爲防遏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刼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勅禁斷猶自未已有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治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正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薪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呵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

結正

十一年三月庚辰詔曰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
玄扈拱默嵩廊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
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
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被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
以萬乘爲貴四海爲富惟欲億兆康寧下民乂安雖
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
方所立屯傳郵治市埭桁度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
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
除省以舒民患

太清元年八月乙丑王師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蕭淵
明爲大都督詔曰今汝南新復嵩潁載清瞻言遺黎
有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緣邊初附諸州部內
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逆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愆
并不得挾以私讎而相報復若有犯者三加裁問
元帝承聖元年四月既平侯景下令曰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雖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弗拜義止
將兵今匈醜殲夷逆徒殄潰九有既截四海乂安漢
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瞻式便可解嚴以
時宣勑

敬帝太平元年九月詔曰饑寒流移勒歸本土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曰汚罇土鼓誠則難追畫卵彫薪或可刪華梁氏末世奢麗已甚芻豢厭於胥史歌鍾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爲內足而家敦退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嘗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菲食卑宮自安儉陋俾茲薄俗獲反淳風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

六年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紛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有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至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遊耿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栢靡守唯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殯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空滅手植何寄漢高祖留連於無

思武帝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繼前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後有可簡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宣帝太建四年八月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賑與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乂安九月尅成七德自頃掃滌群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勁力亦帷帳之運籌雖左衽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驚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磻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畧朕既慈暗昧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陳齊以七萬肅之三鼓自得育襟指掌可述並令條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爲永準臣欽若等按毛喜傳喜宣帝初爲黄門侍郎帝將議北伐勑喜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行天下

十一年五月乙巳詔曰昔軒轅命于風后力牧放勳咨爾稷契朱虎熊羆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漢列五曹周分六職設官理務各有攸司亦幾刑措十世彌永並賴群才用康庶績朕日昃劬勞思弘治要而機事尚擁政道未凝夕惕于懷罔知攸濟方欲仗茲舟楫委成股肱徵名責實取寧多士自今維尚曹府寺內

省監司文案局參議分判其軍國興造徵發選序三獄等事前須詳計然後啓聞凡諸班次務令清乂約法守制較若畫一不得前後乖舛自相矛楯致有枉滯紆意儛文糾聽所知靡有攸赦

十二月己巳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堦禹湯爲君蔡杖韋帶至如申帳珠珞華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修飾朕企仰前聖思求訟平政道多違澆風靡乂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貧居陋巷藜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燼烽息役輿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格重以旗亭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衛之費逼遏商賈營謀私蓄靜懷衆弊宜事改張弘王道安極民蠹今可宣勒王衣尚方諸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拔廷啓奏即皆量遣太子秘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闕野外非嘗饗宴勿復脩治弁勒內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尚奢華違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繇具爲條格標榜宣示喻朕心焉

後主以太建十四年嗣位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

宜防斷絃縷金銀薄及度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祆書諸珍恠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絕

癸卯又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並歸款罄誠分遣親戚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南北阻遠在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獨譏禁使彼離析外不即簡任子館及東館并帶保任在外者並賜衣糧須之酒食逐其鄉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十月自鄴遷都于鄴十二月詔曰內外解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袴衫從事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詔曰自今以後諸有文啓論事並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

武成帝太寧元年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勳或有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思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

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

後主天統四年十二月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

梁太祖開平元年六月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爲時所嫉者深負寃抑仍令錄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致赴闕如已亡歿並許歸葬以明恩蕩

十二月棣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妹以亂離併失姑恃因舉哀追感自截兩指以祭父母帝以遺體之重不合毀傷言念村閭何知禮教自今後所在郡縣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聞是年諸道多奏軍人百姓割股青齊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爲孝但苟免徭役自殘肌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並宜止絕

二年詔禁戢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吉殿直以下各脩禮敬

三年正月幸西京勑近年以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燈廢停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雒都方在上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

八月勑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後州縣府鎮凡使命經過若不執勑文券並不

得妄差人驢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歲秋田皆期大
稔仰所在切如條流本分納稅及加耗外勿令更有
科索切戒所繇人更不得於鄉村乞託擾人
九月制內外使臣復命未見便歸私第者朝廷命使
臣下奉行唯於辭見之儀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
出使往復皆越常規或已辭而尚在本家或未見而
先歸私第但從已便莫禀王程在禮敬而殊乖置典
章而私舉宜令御史臺別具條流事件具黜罰等奏
聞
是月河中奏准宣詔使有銅牌者所至即易騎以遣

十一月甲午祀南郊戊戌制曰夫嚴祀報本所以
神明流澤覃休所以惠黎庶斯蓋邦家不易之道皇
王自昔之規敢敷大猷茲惟古義粤朕受命于今三
年何嘗不寅畏晨興焦勞夕惕師唐虞之典上則於
乾功挹殷夏之源下洒於民極欲使萬方有裕六辨
無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姦宄作釁旱
霪爲災驕將守邊擁牙旗而背義積陰馭氣陵玉燭
以干和載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
於責躬履薄臨淵冀昭於玄覽兢兢慄慄夙夜匪寧
及夫動干戈而必契靈誅陳犧齋而克章善應苟非

天垂丕祐神贊殊休則安可致夷亮渠就不戰之功
變沴戾氣作有年之慶況靈旗北指喪犬羊於亂轍
之間飛騎西臨下鄜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煙燧
復千里之封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得外戎
內憂益知天命之攸歸喙息跂行共識皇基之永固
仰懷昭應欲報無階爰因南至之辰親展圜丘之禮
茲惟大慶必及下民乃弘渙汗之私以錫疲羸之幸
所冀漸臻蘇息亟致和平噫朕自臨御已來歲時尚
爾氛昏未殄討伐猶頻甲兵須議於餽粮飛輓頻勞
於編戶事非獲已慮若納隍宜所在長吏倍切撫綏
明加勉諭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廣歛貪求免至
流散靡依凋弊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
察使切加鈐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歛分外擾人
凡關庶獄每尚輕刑只候絶罷用軍必當便議優給
德音節文內有未該者宜令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四年五月甲辰詔曰奇邪亂正假僞奪真既刑典之
不容宜犯違而勿赦應東西兩京及諸道州府制造
假犀玉真珠腰帶璧珥并諸色售用等一切禁斷不
得輒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
對面毀棄如行勑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委所在

州府差人簡察收捕明行處斷是時兩京豪族至于賤隸必假犀玉之詐雖有嚴令亦不能禁止

六月己未朔詔軍鎮勿起土功

九月戊寅須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皆令上獻至是乃止之蓋欲邀其奮擊之効也

五年正月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難去戰鬼方未服尚或勞師其蟻聚餘妖狐鳴醜類棄天常而拒命據地險以偷生言事討除將期戡定問罪止誅於元惡挺災可憫於遺黎每念傷痍良深愧歎應天兵所至之地宜令將帥節級嚴戒軍伍不得焚燒廬舍開發丘墟毀廢農桑驅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予弔伐之心又制曰戎機方切國用未殷養兵須籍於賦租輓粟尚煩于力役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自務貪求苟有故違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詳刑定科傳之無窮守而勿失中書門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頒下中外各委所在長吏切務遵行盡革煩苛皆除枉濫用副哀矜之旨無違欽恤之言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諸寺及坊市各點影燈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來以都下聚兵太廣未嘗令坊市點燈故也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文學　好文　頌美

夫文以成天下之化學以通聖人之業是故有國者知教所繇興文足昭也執之以爲要道行之以爲大政炳然煒乎信可觀矣自三國既分六朝更王純粹

攸鍾賢明問作乃有耽玩墳史奮揚藻翰或賦詠傳於一時或著譔流於冊府乃至博通異學深究玄理專精靡懈成乎素業蓋江左文物之盛繇乎上之所好也其或溺彫蟲之巧昧經國之圖屑屑然緣情是勤屬詞以亟君臣相尚寖以成風波流頹靡宕而忘返斯其弊也東魏北齊頗有章句之學亦弁紀焉

吳大帝嘗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嘗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帝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

但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不自勉勵邪

景帝休年十三從中書郎謝慈郎中盛冲受學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輒辰出夜還

宋文帝好儒雅博涉經史善隸書

孝武帝少機頴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茂

前廢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誄及雜篇往往有辭采

明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一卷行於世帝寬仁待物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參侍文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含芳堂講周易嘗自臨聽又嘗造皇業頌通國風辭天符頌明德頌帝圖頌治兵大雅白紵篇大雅

南齊太祖年十三受業於雷次宗治禮及左氏春秋其後闔康之尤善左氏春秋帝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帝甚悅賞愛之在位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梁高祖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輝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荅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爲解釋天監初勑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賓軍嘉五禮凡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又造通史躬製

贊序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古今詔誥銘誄箴頌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曆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文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莫不奇妙

劉孺爲太子中書舍人嘗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賦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簡文帝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仍於御前面試辭采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讀書則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章篇辭賦操筆立成博綜群書善言玄理注好題詩其序曰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文集百卷並傳於代太清中侯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而中領軍朱异阿諛承旨以景孤立寄命必應不爾朝廷不爲之備及寇城門內外文武咸尤之太子制圍城賦其末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贊謀

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
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拈於异异
因慙憤發病卒先是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
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
時帝初爲太子時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
游賞止是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暗不能
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躰懦鈍殊聳
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
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所未聞吟情詠
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
日鄰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文不敢
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楊馬
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
以今文爲是則昔人爲非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
爲盡格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
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
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
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茂絶其
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
肖馳億斷之倡好名忘實之類方六駁於仁獸逞鄙

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夾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輝金鋌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意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闕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絺札無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如近謝眺洗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外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之子建一見商搉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采句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愧濫竽自耻譬斯表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元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云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異帝好學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辨敏速冠絕一時著述詞章多行於世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數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

卷詞林三卷王韜金樓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畧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常至達曉嘗眠熟大鼾左右又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絺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夏楚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遊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初劉孝綽爲廷尉卿坐攜妾入官府免官時帝出爲荆州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咏性情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繇斯而作想摛屬之典益當不少雖地紙貴京師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默翰雖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以來衆諸胥役小生之誕恐取辱於盧江遮道之姦慮與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坐幙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歌思樂惠音清風靡竟譬夫夢想溫玉饑得明珠雖魄下隋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忽等清慮徒虛其情無繇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禮遲音雖待也孝綽荅曰

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擒高麗近雖
預觀尺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
質笥顧慙先哲淆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三賢
楊厚賀純也李固爲荆州聞厚純以病免歸薦於天子有詔徵用徐璆之奏五郡徐璆爲荆州刺史五郡守有盛汚者案罪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今召
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有退居
素里却投窮閑類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趙卿
窮愁肆言得失漢臣欝志廣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
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繇此而談文何容易
故翰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
通渭水之賦無以自通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失亥顧已反躬
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匪一心分宵九
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奇朔伊人矣
後梁宣帝詧幼而好學善屬文篤好文義所著文集
十五卷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遂行
於世
明帝巋機辨有文學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
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
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姚察有

疑悉令刊定後又善作詩及隋兵渡江猶作詩不輟
及朝隋文帝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
東魏孝靜帝好文每嘉辰宴會多命群臣賦詩從容
沉雅有孝文風
北齊廢帝爲太子時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
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
在坐莫不嘆美
孝昭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文綵篤志讀漢
書
後主幼而念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

好文

夫率性異禀雅意好文服勤先聖之道潤色偏方之
業聞諸國史真可尚也或加禮上庠廣集儒雅或會
文華覩妙著聲詩偃素風於人上流徽猷於域中與
夫樂在畋遊勤於宴喜量德比義我無慙焉
吳後主建衡中薛瑩領太子少傅後主追歎瑩父綜
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四言詩三百餘言
宋文帝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
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

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孝武孝建初檀超坐事徙梁州牧宣威府參軍帝聞超有文章勑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丘靈鞠爲負外郎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堦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

明僧暠僧紹之弟亦好學孝武兄文吟誦其名時人以爲榮

明帝時丘巨源以文學爲時所知使參詔誥引在左右

南齊武帝時顧歡卒帝詔歡諸子撰歡文義三十卷

梁高祖卽位引後進文學之士劉苞及從兄孝綽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帝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

袁峻天監初爲鄱陽王恢都曹參軍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負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

省奉勑與陸倕各製新闕銘

張率爲祕書丞天監四年三月禊飲光華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率時又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

周興嗣善屬文高祖華命奏休平賦其文甚美帝嘉之擢直文德壽光省是時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勑興嗣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爲文每奏帝輒稱善

到洽與從弟沆齊名洽爲太子舍人高祖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洽辭爲工賜絹二十疋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丘遲字希範高祖時待詔文德殿帝若連珠詔遲與群臣繼作者數十人

劉孝綽爲水部郎中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其約任昉等言志賦詩

到沆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較墳史詔沆通籍焉

盧柔初爲後魏賀拔勝荆州大行臺郎中勝敗南奔于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求歸高祖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

元帝時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帝著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陳後主時姚察爲吏部尚書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雅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求之於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不休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勑便索本嘗曰我姚察文章非唯玩味無已故是哲匠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三臺成帝日臺成須有賦楊愔先以告魏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壯麗作者咸不逮焉

後主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否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勑通直郎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武錄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弘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之推後爲黃門侍郎與中書侍郎李德林同判文林館事

頌美

夫善則稱君人臣之道也頌以揚德有司之職也自

王澤下流詩人攸作莫不述宣盛烈襃賛耿光使休德清英久而彌劭繇是道也秦氏以降迨于六朝或以威武旁暢或以遊巡博覽或景命之始集或嘉瑞之薦臻繇是群臣文士思揚懿範亦乃將順德美追蹤雅頌俾茂功徽烈清明不泯淑聲餘裕彬蔚可觀斯亦風雅之亞也是皆推愛君之分竭爲臣之忠拳拳而不能自已者焉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鄒魯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蓋近神也）（泰山上爲壇而祭之禪梁父禪闢廣土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爲壇而祭之禪梁父禪闢廣土聖王封泰山禪云亭或梁父皆泰山下除地爲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爲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吏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隔一作融）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罘

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瑯邪
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
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
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
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車所載
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勤事是維皇帝正飭異俗
臨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
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
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忠貞
絕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厲
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
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
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
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
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
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
建城侯趙亥倫侯武昌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
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楊樛從與
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

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爲自
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
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殁諸侯倍叛法
令不行今皇帝並一海内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
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
于金石以爲表經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炤于
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迫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
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
辟貪利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
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
宇縣之中宇宙縣赤縣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
垂于嘗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
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明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
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内外誅暴強武威旁
暢振動四極擒滅六王闡弁天下菑害絶息永偃戎
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内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
器咸有章旗戢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

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嘗戢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
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曰遂興師旅
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恭逆文復無罪（復一作優）庶心
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服土域皇帝奮威德弃
諸侯初一太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
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
有序惠彼諸產久竝來臣（久一作分）莫不安所群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佗
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定海內放逐
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
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
皇悅
三十七年始皇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
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
覽遠方遂登會稽脩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
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詳定刑名顯陳舊章初
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典常六王專倍貪戾悖猛率
衆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

合衡縱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境遂起禍殃義
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容六合之中被
澤無疆皇帝弁宇兼聽萬事遠近必清運理羣物考
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
省宣義省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貞方隅內外禁止淫
泆男女潔誠失爲寄假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
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同樂
利嘉保太平後敬奉法聖治無極與丹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地光垂保銘

吳大帝黃武八年夏黃龍見遂稱尊號因瑞改元又
作黃龍牙在中軍胡綜作賦上焉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
白鳩眼足並赤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
令何承天上表曰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
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鄴宮之雀
徵姬文之徵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
和於地給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
負神降祥方祇薦祿休徵雜沓景端畢臻去七月上
旬時在昧旦黃輝洞炤宇宙開朗徽風協律甘液泛

灑雖朱火晃瑰於運衡榮光圖霾於河紀篾以尚茲
臣不量卑懵竊慕擊壤有作相析成謳近又預白鳩
之觀目翫奇偉心歡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
極庸陋不足發揮清英敷讚幽旨瞻前顧後亦若其
志謹冒以聞其白鳩頌曰三極協清五靈會性理感寘
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光天配命朝景升壓八維同
軌休祥輻湊榮光載慶星辰炤爛日月光華陶山練
澤是生桑嘉回龍表粹雜穗合柯翻翻者鳩亦駮其
暉理翮台嶺楊鮮帝幾匪仁莫集匪德莫歸慕從儀
鳳栖閣候聞蒸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
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侍頌聲遐宣寫髮紳
貢九譯尊言伊昔唐萌愛蓬虞祚余生既辰而年之
蓉提止命耋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漱其露思樂靈
臺不遐有固
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
道念以聞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曰臣聞天高聽卑
上帝之功天旦弗違聖王之德故能影響二儀甄陶
萬有鑒觀今古採驗圖緯未有道闕化虧而祯物著
明者也自皇運受終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靈山淵
効寶伏惟陛下躰乾統極休符襲建若乃鳳儀西郊

龍見東邑海首獻改緇之羽河祇開俟清之源三代
象德不能過也有幽必闡無遠弗屆重譯歲至符瑞
月臻前者躬藉南畝嘉穀仍植神明之應在斯允盛
四海既穆五民樂業思述汾陽經始靈囿簡林甫樹
嘉露頻流版築初就祥穟如積太平之符於是乎在
臣以寡立承乏槐鉉沐浴芳津預覩寘慶不勝抃舞
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足稱揚美烈追用悚
汗其頌曰二象攸分三靈樂主齊應合從在今循古
天道無親唯仁斯輔皇功帝績理冠區宇四民均極
我后體茲惟機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既睦萬邦允釐
繼以位敘道致雍熙於穆不已顯允東儲王知夙教
嶽茂淵虛因心則哲令　弘敷繼徽下武儷景宸居
軒制含宮漢興未央矧伊聖朝九有已康率繇舊典
思燭前王乃造凌霄遂作景陽有蔼景陽天淵之涘
清暑爽立雲堂時起動物斯生植類斯止極望江波
徧對岳峙化德惟達休瑞惟懋誕降嘉種呈祥初搆
甘露春凝禎穟秋秀含滋匪烈嗣歲仍富昔在放勳
歷莢數朝降及重華何扇清庖鑠矣皇慶比物競昭
倫攸典策被此風謠咨臣六蔽任兼兩司既恧仲袞
又慙鄭緇豈忘衡泌樂道明時敢述休祉愧闕令辭

又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頌曰煥炳禎
圖昭晰瑞典運傾方閟時亨始顯綈狀既章烏文斯
辨於皇聖辟承物既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理妙位
崇事神業盛淵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移
性玉衡徙體瑤光德正巨星垂采景雲立慶極仁所
被罔幽不攄至和所感靡貺弗彰鳳明丹穴鸚起西
湘白鹿踰海素烏越江結響窮陰儀刑鍾陽治人奉
天乃勤乃格黛米俶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穆甘露流
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穟合毫榮愜蔭斥盈箱徵
殷貫桑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繆綢帝終撝謙繹思昭
休躬薦宗廟溫恭率繇降福以誠孝享虔差頌社稷
功登徽叡詔恩覃隱賦賞延荒徼河順濟瀆山華嶽
曜憬宗曼賚兼澤委效日表鬼外改服請教茂對咸
時綏萬屢豐厭厭歸素秋秋大同上戴諸用下知化
工式我王度備歌南風鴻名稱首永保無窮
九月白鳩又見中領軍沈演之上表曰臣聞貞祿之美
介於盛王休端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
翔鵠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纘世教清烏
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朱徽天嘉明懿民樂堯
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祗緯盈觀閟

序白質黑章充物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祥
未屬以素鳩自遠毨翰歸飛姿性閑淑羽貌鮮麗既
聞之先說又親覩嘉祥不勝藻忭上頌一首辭不稽
典文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讚盛美蓋率輿誦
備之篇末其頌曰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勰五教名
編素丘殷曆方昌嬈翅來遊漢錄克韡爰降爰休於
顯盛烈敷慶遐傳聖皇在上道昭鴻軒稱施既平孝
思永言人押於地神豫於天禮樂允秩靈物咸昭白
雀集苞丹鳳棲郊文驪儷跡同頡擢苗灼灼縞羽從
化馴朝豈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
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陽嶽濯姿帝囿用厚頌典理
感迭遍雉飛越裳鷺起西雍蒸然戾止實集斯容一
茲民聽穆是王風

梁武帝天監元年既受齊禪周興嗣奏休平賦其文
甚美

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太子洗馬王規獻新殿賦
其辭甚美

太通九年白雀集東宮太子率更劉孝威上頌其辭
甚美

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帝觀之甚有

喜色宣城同左嘗侍虞寄上瑞雨頌後甘露降于士林館中褚脩獻甘露頌帝嘉之

太清元年四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

陳高祖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宣毅府錄事兼記室參軍顏光獻甘露頌辭義該典高祖甚奇之

淮南李嗣京泰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崇祀　弭災

崇祀

古者天子祭天地禋六宗四方山川迨天之記此有功及於物德施於下生民仰賴靈貺昭遊荀非此族摩著于典故周禮之法所以馭神洪範之政厥用成

教非鬼而祭謂之諂匱神乏祀必速禍聖人之制祭祀也不亦重乎雖嬴秦疆暴祠官罔廢八神致享稍異古制孫劉跨據舊章克舉宋齊而下咸有司存牢具珪幣隨時損益自非至誠明德或增慢黷者耳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騶魯縣也嶧山在北）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謂其衆神異如天之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下下爲最下也臨菑城南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畤略（其祭處畤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東平陸縣名監其縣之鄉名）四曰陰主祠三山（三山卽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之罘山在東萊垂縣）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在東萊長廣）皆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聚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口四時主祠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琅邪臺在勃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諸秦記云犬戎敗幽王周東從雒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僭於郊祀君子譏焉

二十七年十一月出游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蓋在余杭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

二世襲位下詔增山川百祀之禮

蜀先主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吳大帝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祀至太元元年十一月始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

宋高祖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二年正月辛酉車駕祀南郊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辛巳祠南郊

文帝元嘉二年正月車駕祠南郊

三年帝西征謝晦幣告南郊

四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六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

十二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祠南郊

十四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

二十年正月辛亥祠南郊

二十六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
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
戒嚴之日二郊廟祀皆已遍陳其義宜以牲告南北
二郊詔可
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詔可
三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
大明二年正月車駕祀南郊
四年正月辛未車駕祀南郊
六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
七年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兖二州丙辰詔曰江
漢楚望咸秩同禮禮九疑於盛唐祀蓬萊於渤海皆
前載流訓烈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嶽實維國鎮蘊雲
呈瑞群兇宋道朕竚蹕止野有事岐陽瞻睇風雲徘
徊以想可遣使奠祭
明帝泰始二年十月辛酉詔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
宜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考擇十一月嘉吉詔可
四年正月己未車駕親祀南郊
六年正月己亥詔自今可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
一祭明堂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卯車駕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北郊
九年正月辛丑車駕祀南郊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二月辛卯
祀明堂
東昏侯永元元年正月辛卯車駕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
梁高祖天監四年正月戊申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
攸在致誠盡慈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玄
禮帷宮廣設輜軒耀路非以仰處蒼昊昭感上靈屬
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是月辛亥車駕親
祀南郊
八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
九年詔曰祭祀用洗匜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
宜窮精潔而一器之內親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
臣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匜
十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明堂

十二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

埤起以盡誠敬

十四年正月辛亥車駕親祀南郊

十六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十七年帝以靈威仰耀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

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禮不煩

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神於義闕然於

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神座與二十八宿各於

其方而爲壇天監中太常丞王增崇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

有故宜兩祀王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伯雨師自是箕畢下隷雨祭非嫌

十八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普通二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

一月辛丑親祀明堂四月改作南北郊

四年正月車駕親祀南郊丙午親祀明堂

六年正月辛亥車駕親祀南郊

大通元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辛巳親祀明

堂

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二月辛丑親祀明堂
五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辛亥親祀明堂
大同元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三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五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祀南郊
七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辛丑親祀明堂
中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太清元年正月辛酉祀南郊甲子祀明堂
陳高祖永定元年即位初車駕幸鍾山祀蔣帝廟
二年正月辛丑輿駕親祀南郊乙巳親祀北郊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辛未親祀北郊
二年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大辛
亥車駕親祀南郊辛酉車駕親祀北郊
五年五月辛巳車駕親祀北郊
廢帝光大元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二年正月辛酉車駕親祀南郊
三年二月辛巳車駕親祀明堂
五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祀南郊二月辛丑親祀明堂

九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北郊

東魏孝靜帝天平二年十一月祀圓丘

武帝二年十一月祀圓丘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既受魏禪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

二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圓丘以神武皇帝配

八年八月庚辰詔曰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封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

孝昭帝皇建二年正月辛亥祀圓丘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年正月丁丑祭北郊

後主天統二年正月辛卯祀圓丘

武平二年正月己巳祀南郊

梁太祖天平元九月兩浙錢鏐奏鎮東軍神祠頗有靈驗救災祈福人民賴之特請封崇賜號爲崇福侯十一月福建王審知奏閩縣界砧碕里古廟祈禱有靈鄉閭父老皆有陳請望賜封崇遂名之曰昭福廟

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請郊天謁太廟命有司擇日備儀因先布告岳牧方伯於是太常禮院選用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應郊祀大禮儀仗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懸各令所司脩飾以河南尹張宗奭克都點集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鎮定助脩西都宮內工役方興禮容未備其郊天謁廟宜於秋冬別選良日

七月詔曰祀典之禮有國之大事也如聞官吏慢於展敬禮容牲饌有異精虔宜令御史疏其條件以聞定詳禮儀使奏得太常禮院狀選用今年十一月已五冬至有事於南郊奏勑西都宮內脩造尚未畢功過此一冬方當絕手宜令于來年正月內選日申奏十一月太常禮院奏選用來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親祭南郊可之詔以左千牛衛上將軍胡規充南郊儀仗使使金吾衛將軍趙麓充車路法物使時以執儀仗將軍輅皆武士故分二將以董之是月冬至命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圓丘

三年正月乙酉詔曰初宅雒都將行郊祀應嶽瀆名山大川及諸州有靈迹封崇神祠各宜差官吏精虔祭告是月禮儀使奏請皇帝宿齋三日庚寅親饗太

祖辛卯親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是月降雪盈尺及升
壇而止
三月遣宰臣薛貽矩以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宰臣于
競薦享太廟並赴西都甲戌車駕發西都庚辰至河
中府分命群臣告祭山川靈迹
七月甲戌詔曰朕自膺眷佑勉副樂推三載于茲多
難未弭但蒙靈貺每竊休徵致稼穡之有年乃陰陽
之克叙昨者以災異右地叛結左馮連邪鳳之克狂
據關河之險固王師終進逆黨生擒寸刃未施重門
晝啓以致元凶自遁道壘皆降賊除不出於浹旬兵
罷匪踰於一月而況時當炎暑路涉惡山風迎馬裾
納涼雲隨車而不雨功因捷速而免滯留非耿質之
敢當賴上玄之垂祐合申告謝用表精虔宜令所司
擇日親拜郊祀
八月詔曰封岳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覲有國常規
朕自以眇身恭臨大寶既功德未敷於天下而災祥
互降於域中慮於告謝之儀有闕齋虔之禮宜脩昭
報用契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競往東嶽
祭拜祝訖聞奏
九月詔曰秋冬之際陰雨相仍所司擇日拜郊或慮

臨時妨事宜令別更擇日聞奏是月禮儀使奏今據
所司申奏晝日內十一月二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
圓丘今參詳十月十七日巳後入十一月節十一月
二日冬至一陽生之辰宜行親告之禮從之
十一月癸巳朔帝齋於內殿不視朝甲午日長至五
更一點自大內出於文明殿受宰臣巳下起居自五
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
簿及左右內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
建巳下班以候至帝升壇告謝是歲降制國之大事
唯祀與戎祭法所標禮經猶重其齊心必至備物精
誠方感召於神祇乃降福祐近者所司祠祭或
聞官吏因循虛破支供動多虧闕致陰陽之失序仍
火旱以爲災每一念思實多凜若宜加提舉用復敬
恭須委元臣以專重事自今後應在京四時大小祀
及諸色祭祀並委宰臣貽矩專判躬親點簡無令怠
墮有失典章又詔以所率官僚俸錢脩文宣王廟分
一半脩武明王廟
四年八月車駕西征次于陝命宰臣杜曉祭華岳并
禱
九月丁亥朔車駕幸陝府命宰臣于競赴西都祀昊

天上帝于圓丘

乾化元年北巡廻次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翼各齋香合祝板告祭于孟津之望祠

二年正月庚辰有司以南郊上辛祈穀命丞相趙光逢攝太尉行事

弭災

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南面之君寅威靈命側身戒懼又曷嘗不消咎徵而道善氣者自孫吳崛起保界川險劉宋乘勢再王江左迨夫朱氏垂及千禩其或天象譴見五行愆度旱暵昏墊風霾虫蠹交作害物震驚下民而能虔恭夕惕克謹天戒脩補闕政申嚴祀典惠綏矜卹稽衆詢事斯亦往聖罪己之道春秋勤民之旨焉

吳大帝赤烏十一年二月地仍震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莅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祗戒若不終日群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無有所諱

宋少帝景平元年以旱詔赦五歲以下罪人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詔以陰陽愆序求讜言

八年三月大雩

六月旱故又大雩

閏六月遣使者省行獄訟簡省徭役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月詔曰昔匹婦含怨山憔北鄙嫠妻懷慟臺傾東國良以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雖厚必摧朕臨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爛然成章各如其節遂炎精損物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寔朕躬太官供膳宜從貶徹近道刑獄當親科省其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尚書與所在共詳畿外州委之刺史并詳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謫貿襲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治尤弊之家開倉賑給

廢帝元徽元年京師旱詔曰比亢序愆時雷燿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疾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夕厲晨矜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寃訟洗遂困弊昭蘇須下州郡咸令無壅

南齊武帝即位詔曰水潦爲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可克日訊決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

梁高祖大同十一年正月地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陳高祖永定三年夏久旱閏四月丙午幸鍾山祀蔣

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宣帝大建十二年三月己卯以旱大雩壬午雨

梁高祖開平二年二月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久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遂命庶官遍祀于群望掩瘞暴露令近鎮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

五月己丑令下諸州去年有蝗虫下子處蓋前冬無雪令春亢陽致爲災沴實傷壠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知多在荒陂榛蕪之内所在長吏各項分配地界精加翦撲以絶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災分合在荆楚乃令設武備寛刑罰恤人禁暴以禳之

己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迺者下民未禮法吏舞文銓衡既失於選求州鎮又無其舉刺風俗未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繇上貽天譴至是決遣囚徒及戒勵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兖州乃令長吏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以順天戒

三年六月己亥以久雨命官祈禱於神祠靈迹

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已下禱於社稷諸祠

四年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

宰臣分拜祠廟

八月車駕西征已巳次陝府是時憫雨且命宰臣從官分禱靈迹既中而雨翌日止帝大悅

九月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鼎門趙光逢祠嵩岳

十一月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徧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庚寅制曰雨漢以來日蝕

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今茲謫見當有咎徵其令列辟群寮危言正諫

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翌日大澍雨丙子復憫雨命宰臣分往嵩華祈禱

十一月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事爲之帝憂民重農猶以足食足兵爲念爰自御極每愆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

十二月詔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於望祠祈禱

二年正月甲申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群望祈禱

二月癸丑勑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喻百姓備淫雨之患

三月丙午帝北巡次至濟源縣詔曰淑律將遷亢陽頗甚宜令魏州差官撓龍祈禱戊申詔曰雨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於魏州靈祠精加祈禱

四月甲寅夕月掩心大星丙辰勑近者星辰違度式在脩禳宜令兩京及宋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於佛寺開建道場以迎福應

五月丁亥以彗星謫見詔兩京見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疎理訖聞奏

辛卯詔曰亢陽滋甚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競赴中嶽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委河南尹

丙帝壇風師雨師九宮真人委中書各差官祈之